

农 村 演 唱

第 七 集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农村演唱

第七集

目 录

劫車記 (山东快书)	斯 冬 (1)
九哥 (革命故事)	张丹秋 (5)
全家练武 (二人转)	吕 达 (10)
及时雨交班 (唱词)	焦 平 (15)
三訪王德宝 (相声)	潘树清 (21)
坚决支援越南兄弟 (对口词)	刘国彬 (27)
老倔头 (头字令)	张宝昌 (28)
貧下中农骨头硬 (秧歌帽)	刘克刚 (30)
加紧生产, 支援越南 (魏宝贵、陆原词)	求 伶曲 (31)
民兵任务歌 (李伟编词)	李 伟曲 (32)



劫车记

(山东快书)

撫順 斯 冬

說的是日落黃昏天墨黑，
西貢的美軍司令部里開了氣，
只見那大小官員忙得团团轉，
出出進進賽穿梭。

美軍司令威斯特摩蘭，
正在听大小頭目報戰果。
這個說：我們的飛機挨了打，
一天就叫人家打下五十多。
那個說：陸戰隊遭遇更是慘，
還沒有戰鬥就当了俘虜。
這個說：海上進攻不中用，
那個說：地上硬打更沒轍。

這個說：“空中優勢”變劣勢，
那個說：越南人民不好惹。
來着不動挨炸彈，
天土地下都沒法活。

司令官一听急了眼，
罵媽的，趕快住嘴別嘮嘮，
別在這淨說泄氣話，
要壯起胆子給我頂着。
總統指示咱們沉住氣，
他又給咱陸戰隊員兩千多。
他們已從岷港登了陸，
咱們要趕快送上給養別耽擱。”

美軍司令忙把參謀長叫：

“我派你明天押着軍火車。”

(夾白)密斯特申德爾上校。那位說你慢點說，他到底叫什麼名字。好，他叫申德爾，要是說快了，就成了“伸腿兒”上校啦。

“伸腿兒”上校忙報告：

“司令……司令……我怕……”

(夾白)你怕什麼？

“我怕那游擊隊路上劫軍車！”

“游擊隊有什麼可怕的，鐵路兩旁有巡邏！”

“唉！司令大人你不知道，游擊隊厲害的了不得。

你看我頭上這個包，如今才好一年多。

一年前在‘戰略村’落下的，炮彈皮崩進了我的腦殼。

我讓大夫把炮彈皮兒取出來，大夫說：‘留着吧，不礙吃來不礙喝，

留在這兒做個紀念，

美國的炮彈專打自己個。’

頭幾天列車常被炸，

聽說有一個游擊隊長人稱阮大伯，

他專門在這段鐵路上轉，神出鬼沒難捉摸。”

司令一聽生了氣：

“上校你說話欠思索，咱是和平的‘維護者’，提心吊膽要不得。

好吧，為了此次軍火的安全，我再給你派上一輛裝甲車。”

壓下這些先不表，

咱說說越南南方游擊隊長阮大伯。

阮大伯今年五十歲，

從小就學會開火車。

他在游擊區里當隊長，

專門在鐵路沿綫炸火車。

炸的那敵人火車成了廢鐵，

敵人都害怕這位威震八方的阮大伯。

這一回敵人害怕游擊隊，

軍火車前面特意開輛裝甲車，

裝甲車上的機槍齊開火，

冲着那鐵路兩旁亂掃射。

心想若是遇上游擊隊，

一定會先打裝甲車，

槍炮一响就是令，

軍火車趕快倒開能逃脫。

“伸腿兒”上校暗暗樂，

心中想这个主意差不多。
其实游击队早就准备好，
龙山下埋伏的正是阮大伯，
他领着队员七、八个，
正在那等着劫火车。
这时候正是下午五点半，
一轮红日正在往西挪。
铁路上轰隆轰隆一阵响，
原来是一辆敌人的装甲车。
游击队员们一见怒火涌，
急忙瞄准举家伙。
阮大伯忙说不要打，
咱们一定要沉着，
今天的战斗任务是劫军火，
不是来打装甲车。
看来这准是敌人玩的新花样，
不要上当中计谋。
阮大伯正跟队员说着话，
果然随后开来一辆军火车。
阮大伯急忙命令队员准备好，
见机行事要沉着。
那火车一见装甲车平安无有事，
呼哧呼哧向前紧开着。
待火车开到山头弯道上，
阮大伯一声令下抄家伙。
他放下一根粗大的柳树干，

和一节房梁差不多。
轱辘轱辘滚到铁路上，
正好挡住军火车。
那火车司机探出脑袋朝前看，
心中不住在琢磨：
是什么玩艺横在铁路上，
这样的新式“武器”咱还一回没见着。
他想到这里不敢走，
急急忙忙刹住车。
他这一刹车不要紧，
车上的敌人炸了窝。
“伸腿儿”上校吓破了胆，
忙叫过火车司机问明白：
“他妈的，不经请示不报告，
为什么中途乱停车？”
“上校啊，不知是什么玩艺横
在铁路上，
这种‘武器’俺还一回没见
着。”
敌军车正在进退两难拿不准，
丛林里闪出威震八方的阮大
伯。
他冲着队员一摆手，
机关枪咔咔咕咕就开了锅。
打的那敌人嘤嘤哇哇一阵叫，
都举手投降当了俘虏。

阮大伯忙让队员卸军火，
把俘虏押回莫耽攔。
此地离敌人老巢非常近，
要赶快撤回驻地白尾河。
说完他翻身跳到車头上，
抄起铁锹去添火。
然后他拉开汽閥哗哗吼，
呼哧呼哧开了車。
大家伙忙把軍火車 廂 都 卸 下
去，
光留下两节空火車。
这时节火車头象一匹脱了缰的
小野馬，
就跟那飞的差不多。
正赶上这是一段直溜的路，
眼看就快要撵上前面的裝甲
車。
阮大伯給了个全速档，
就觉得唿唿的风声贯耳朵。

阮大伯翻身跳到車头外，
一跃就躲进路旁的蒿草棵。
这时他探出头来向前看，
那火車离那裝甲車 还 有 一 里
多。
一眨眼就剩下二百米、一百
米……
好！轰！一团黑烟半天火。
裝甲車、火車头撞了个粉粉
碎，
美国鬼子連个尸首都找不着。
等阮大伯安全回到驻地后，
大家伙正在庆祝胜利跳舞又唱
歌。
清点了一下战利品，
枪支、彈药足足拉了八汽車。
这就是阮大伯巧妙劫軍火，
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

九哥

解放軍某部

張丹秋

越南南方人民，在民族解放陣綫的領導下，正在英勇地進行着反美救國的鬥爭。南方人民真是越戰越強，到現在為止，已經有五分之四的地區，一千万人口得到解放了。美偽集團苦心建立的“戰略村”一個個被拔掉，解放區正在一天天擴大……敵人被壓縮在幾個孤零零的城市里。可是，哪里有美帝國主義侵略者，哪里的人民就有反帝鬥爭，城市也不保險了。不是這座美國軍官宿舍被炸塌，就是那座軍火庫報銷了，就連西貢戒備森嚴的美國大使館也上了天，那個副大使竟被炸得鼻青臉腫。敵人真是吓破了膽，他們一聽到槍响，就趕忙在胸口上划十字。划十字干嘛？祈禱“上帝”保佑！一到夜里，那些美國強盜士兵更是惊恐萬狀，魂不附體，有的睡着睡着就跳下床來，跪在地上，兩手高舉，得得打戰，哇哇亂叫！你道，他們這是怎麼啦？睡夢中当了俘虜。這就是美帝國主義紙老虎的原形。

這是一段插曲，算作开篇。我講的這事一點都不誇張，不信，你听正題“九哥”，這是游擊隊偵察員機智勇敢擺布敵人的一段小故事。

話說這天傍晚，天還沒有完全黑下來，在越南南方順化市郊區的公路上，南越偽軍們，刺刀出鞘，如臨大敵，來回巡邏起來，一片樹葉落在地上，他們也要開一排子槍。他們為什麼這麼緊張呢？因為前兩天，就在這裡的白虎橋美國海軍營房區，挨了游擊隊的一次襲擊，打死、打傷三十多名美國佬，外帶一座軍械倉庫被炸毀。所以，現在又調來兩個偽軍連特地守衛營房，同時，每天還出動一個營的偽軍四處“掃蕩”。

派出去的那一營偽軍，東跑西顛，名義上說是“掃蕩”，其實啊，他們最害怕碰上游擊隊。怎麼的？照偽軍俘虜的說法：

“那是玩命的買賣！”所以，今天他們同往常一樣，不知到哪里背了一天風，最後抓回來幾個無辜的老百姓，充當游擊隊的什麼嫌疑分子，準備向美國老板交賬。可是，他們這一舉一動都逃不出游擊隊的眼睛。

天剛剛黑下來，就从公路上開來了一輛軍用吉普車，車上只有一個開車的，這就是這個所謂“掃蕩”營的偽營長，這個傢伙名叫腊希。這小子的名字怎麼這麼別扭，叫什麼不好，怎麼偏偏叫“拉稀”？你覺着不象樣子，可他自己却很滿意，說這名字是美國神父給他起的。

這小子出去了一天，担惊受怕，好容易熬到日頭落山，他怕挨游擊隊的伏擊，連士兵都不顧了，自己一個人跳上車，加大油門趕緊往回開。

小車剛走了一段路，他擦了一把汗，以為今天可保住命了，他想早點回去向美國老板交了差好上酒巴間。他正在庆幸自己，一看前邊有一個人向他擺手，定眼一看還是個偽軍中校。他心里埋怨：真他媽混蛋，怎麼擋老子的道。可是他的吉普車還是停了下來。腊希從車窗望出去，只見那人身高六尺開外，一套校官服端端正正，茶色眼鏡、白紗手套，腰里別着一支歪把子“左輪”，好不威風。他壯着胆問：

“幹什麼的？”

“勞駕，搭車進城！”

“你那兩條腿是幹什麼的？”

“‘拉稀’，你小子別不認識人！”這句話倒把腊希給問住了，他正在遲疑，可是那人一躍跳上了吉普車。腊希正在納悶：他怎麼知道我的名字？他剛想問個明白……突然，覺得后腦勺上

有个凉飕飕、硬梆梆的家什顶了上来，吓得腊希脱口叫道：

“喂！哥们，有话好说，别……别开玩笑。”他这声音都变了。

“没空跟你开玩笑，快跟我下车！”

“你，你是谁？”

“游击队的九哥！”腊希一听“九哥”这两个字，就象踩了电门一样，真魂都出了窍，象一只死猫瘫在车上。

这伪军营长怎么一听到“九哥”这两个字就吓掉了魂呢？原来九哥就是有名的游击队侦察排长，他智勇双全，神出鬼没。前两天正是他带领三个侦察员夜间插入敌群，消灭了一个“共和”连，炸毁两辆M—113型水陆两用车，缴获四挺轻机枪，外带三十多个俘虏。

眼下，九哥把腊希从车椅上提溜到车下，那小子的两腿直转筋，两腿走路时还别拉着。

九哥说：“你跟我到附近哨所，给美国海军兵营挂个电话，你说有几百个游击队员正朝兵营冲来，叫他们作好战斗准备。”这下子，把腊希给弄蒙了，他想：你游击队想打你就去打呗！为什么还给美军打电话呢？腊希还想说些什么，九哥把枪朝他腰里一顶，腊希连忙答说：“……是，我去，我去！”

九哥押着腊希打完电话，就拖他上车：“往回开！”这一下，腊希就更蒙了，你游击队要打美国兵营，怎么往回开？是招呼游击队来，还是想溜？打的是哪门子算盘？……也好，后面有我的队伍，这下子，上帝可长眼了，你九哥玩不转的时候就要到了。

时候是到了，天已经黑了下来，公路上一群群的伪军已经赶了回来。九哥的“左轮”又顶上了腊希的后脑勺，腊希的一线希望又凉了半截儿。

“拉稀！”“嗯！”“你給我命令你的部队，往美国兵营冲，就說兵营已經被游击队包围，叫大家去增援，听懂沒有？”

“左輪”又頂了一下，“听……听懂啦！”这小子几乎要哭出来，这一下子要玩完了。

“爷……爷們，你……你饒我一条狗命吧！”腊希說着就作揖。

“少嚕噉！要不我先毙了你。”

“是……是，我的九爷！”腊希照九哥的命令朝着伪軍們照本宣讀：

“美軍兵营被包围……，赶快增援給我冲！”他心里怕，說話声音发顫，可伪軍們听了，还以为他們的营长今天說話都激动得不成声了，一定情况非常紧急。伪軍們考虑，美国兵有新式装备，再加上我們这一营人上去，来个里外夹攻，叫游击队一个不剩，免得天天出去“扫蕩”，挺折騰人的。这一群伪軍还真的小跑起来，冲向美国海軍兵营。九哥押着腊希坐着吉普車在后沿督战。

按下这头不表，且說美国海軍兵营听到腊希的报告之后，不出三分钟，就拉开了警报器。你看那个乱劲儿就甭提啦，有的找避彈衣，有的掖投降证，有的禱告“上帝”，有的还啃面包，心想，死了也当个飽死鬼。真是乱成一团。好不容易用了十八分钟，才把队伍集合起来。嚶！山炮、野炮、迫击炮，步枪、馬枪、机关枪，还有水陆两用坦克，外帶几支小火箭。你瞧瞧，这紙老虎，今天的积极性还真調动起来了呢！

公路上，一头是美国海軍陆战队，一头是一营伪軍，两头摸黑前进。正在两家快要接上火的时候，腊希摸黑想偷着逃跑。九哥見他要跳下車，举枪朝他肚子上“啪”、“啪”、“啪”三枪，一边彻底治好他的拉稀病，一边給了两家敌人拉开了战斗的信号。

這一場走狗和美國佬的夜戰就劈哩叭拉地打開啦。

九哥在一片混亂的隊伍中，把幾名無辜的老百姓救了出來，帶領他們向一個山頭轉移。山頭上的戰友正在敲鑼打鼓，迎接九哥他們。九哥登上山頭，回頭一望，嚟！公路上殺聲震天，炮聲隆隆，兩伙敵人象瘋狗咬架，打得又緊張，又激烈，真是精彩極啦！正在这時，“轰！轰！轰！”忽听山崩地裂几声巨响，美国海軍兵營連根拔掉了！這是一個調虎离山計。正当美国海軍从兵營里冲出来的时候，另一支游击队乘机冲进兵營，順順利利地就把它的老窩給端啦。

春风文艺出版社新出版的文艺活动材料

京剧現代戏：

插 旗	把 关	松 骨 峰	公私之間
瓜园記	一对紅	迎风斗浪	紅石钟声

独 幕 話 剧：

一个炉灰箱 開車之前 關关人 不断前进

秧 歌 剧：

紅 苗（配曲譜本）

配曲譜二人轉：

全家紅 人民的好車站

全家



练武 (二人转)

吕 达

男：滚滚东海翻波浪，

女：万里波涛闪银光。

男：东海上有一座海岛，
岛上住着一位郭大娘。

女：郭大娘所生三儿一个女，
一家十口四世同堂。

男：郭大娘老伴名叫郭振有，
一辈子使船打鱼出海洋。

女：大儿子工作在海带养殖场，

男：二儿子服兵役参军在岛上。

女：三儿四女念书在学校，

男：大儿媳本姓王。

女：小孙孙刚刚满周岁，
跟着奶奶不想娘。

男：郭大娘的公公婆婆都健在，

她老人家越活越健康。

女：大娘半辈子受苦盼来了共产党，

拨开乌云见太阳。

不受苦来哪知道福，
好生活乐坏了郭大娘。

男：大娘事事带头思想好，
四十八岁入党她把模范当。

女：翻身忘不了共产党，

太平日子忘不了手握枪。

男：郭大娘日日夜夜忙生产，
时时刻刻把阶级敌人防。

女：为了巩固祖国海防线，
她带领全家把民兵当。

男：苦练苦学军事本领，
保卫祖国无上荣光。

女：岛上民兵把兵练，
全家练武抢在头行。

男：大娘说：“大媳妇，别看
妈我年纪大，
妈可要在练武场上和你比
比枪。”

女：媳妇说：“妈呀，我应
战，
看咱婆媳二人谁能把标兵
当。
不光是咱婆媳二人比上一
比，
咱和他们爷仨也比比高
强。”

男：大媳妇一句话没说，
老公公一旁笑开了腔。
(夹白)哈哈，好，大媳
妇说的我欢迎。

“别看我老头子眼力差，
摆弄枪杆子还是个老内

行。

不是你爹我夸海口，
要讲辣，还得数咱这老干
姜。”

女：大娘闻听两眼一展，
(夹白)看你说的，
越老越不象个公公样。

男：郭大爷这里抿嘴笑，
“嘿嘿，练兵场上别叫咱
把公公装。”

女：大媳妇一旁忙插嘴：
“好呀，咱就跟他们比一
比，
看看谁先谁后谁争光。”

男：岛上民兵练武大开展，

女：郭大娘全家练武比又帮。

男：大娘她处处都在头前走，

女：起早贪黑抢时光。

男：哪怕那火热太阳当头照，

女：哪怕那滚热沙滩烤又烫。

男：哪怕那头昏眼花胳膊累，

女：哪怕那腰疼腿麻热汗淌。

男：为的是练好本领把海防
保，

女：天大的困难扔在一旁。

男：媳妇倒比儿子练的好，

女：老伴倒比老头功夫强。

男：你练射击我瞄准，
女：你练打靶我端枪。
男：你赶我来我追你，
女：你追我赶各不相让。
男：练完步枪把机枪练，
女：机枪大炮学的全在行。
男：这一天全家来到练炮场，
女：一门大炮放在中央。
男：炮身足有七尺八九，
女：漆黑油亮闪闪发光。
男：现代化火炮时新样，
女：炮座上把轮盘装。
男：轮盘顶上放星尺，
女：未曾开炮先把尺寸量。
男：郭大爷一見心里乐，

“这大炮可比咱那桅杆
壮，

好象一根大房梁。”

女：一句话說的媳妇捂嘴笑，
男：說的儿子直看娘。
女：大娘这里忙把口令下，
男：口令一下排列成行。
女：头一名，大儿子兴堂当炮
长，
男：二一名，二儿子兴智瞄准
方向，他把軍事教員当。
女：三一名，郭大爷把炮栓

开，

男：四一名，大媳妇金红把炮
弹装。

女：五一名，炮弹手郭大娘自
己，

男：六一名，三儿兴春把报話
員当。

女：七一名，四姑娘圍前又圍
后，

男：八一名，爷爷奶奶观陣在
一旁。

女：猛听得炮长一声令下，

男：（夹白）方向正南，目标
正前方八百公尺，各就
各位，预备——放！

女：轮盘一轉，嘩啦啦地把炮
弹推上了膛。

男：郭大爷这里忙把炮栓关
閉，

他紧扳慢捺合不上，急的
两手直摇晃。

女：媳妇一見“喂喂”笑，
（夹白）爹，光使劲不中
用，

右手沒捺动开关簧，怎么
能合上。

男：郭大爷聞听臉上热，

忙的他嘴里直嘟囔。

“兴堂，这玩艺不如咱那
漁网，

爹我算摆弄不动这根‘横
門梁’。

不怪人說大炮技术問題
大，

可真是有点不寻常，
憋的我脑袋漲的慌。

兴堂，你們要练你們练，
你爹我算不把炮兵当。”

女：郭大娘聞听忙开口，

（夹白）他爹，你这是怎
么的啦？遇着点困难想
法克服嘛！

不练火炮可是不应当。

男：“他媽，这火炮技术問題
实难記，

听到那用炮口令心里更紧
張。”

說着說着一旁落了坐，
掏出烟袋把烟裝。

女：“他爹，常言說：人越老
来越明事理，

我看你越活越不如孩子志
向强。

硬功夫全得硬勁练，

学习杀敌本領怎能象吃冰
糖。”

郭大娘一席話沒說了，

男：兴堂他爷爷来到身旁。

你看他白发蒼蒼身板壯，
八十二岁不用挂拐杖。

走上前来忙問仔細，

（夹白）振有，你这是和
誰爭气？

蹲在地上不开腔。

女：“爷爷，我爹他要不把武
练，

全家练炮他歇在一旁。”

男：“振有，未从做事要想上
一想，

哪是哪非哪个不应当。

党号召咱們把軍事本領
练，

为的是保卫祖国保海防。

孩子們个个练武多踊跃，

咱当老人的怎能打鼓先要
退堂。

咱穷人忘不了旧社会的
苦，

旧社会的苦日子怎么能忘
在一旁。

你十四岁給漁霸把魚打，

风里浪里熬时光。

那亡国奴滋味更难忍受。

二鬼子欺压咱有口难张。

四八年‘刮民党’依仗美

国佬封锁海岛，

害的咱死的死来亡的亡。”

女：若不是来了共产党，

男：咱爷们早就进了鱼肚肠。

女：若不是有了毛主席，

男：咱穷人摸摸枪炮也是枉费心肠。

女：若不是有了社会主义，

男：咱一家怎能够越过越兴旺。

女：好日子不能把苦日子忘，

男：好生活不能忘了把敌人防。

女：美帝在越南挑起战火，

男：不住派飞机军舰侵犯咱边疆。

女：练好硬功夫才能把海防保，

男：练好枪炮才能消灭美蒋吃人狼。

女：老黄忠年过七旬杀头阵，

男：你怎么练兵场上要把逃兵当。

女：一席话说的郭大爷心里明亮，

“爹说的对，

听您老的话心里好象打开两扇窗。

您老说的句句是实理，

都怪我的思想跟不上趟。

从今后我一定加紧练武，全家练武咱要争争荣光。”

男：众人一听哈哈笑，

郭大娘忙把老伴来表扬。

合：从此后，全家练武紧上加紧，

保卫祖国齐上光荣榜。

及时雨交班

(唱 詞)

寬甸 焦 平

夏夜降临紅石沟，
棒槌雀儿唱啾啾，
重重青山托星斗，
清清溪水不断流。
向阳坡下是分銷店，
高墙大院黑門楼，
玻璃窗内亮灯火，
灯下坐位熬老头，
手撥算盘噼啪响，
清貨理賬忙不休。
这老汉名叫高长久，
他为国經商十几秋，
铁肩常負百斤担，
脚板踏遍万山沟。
人送外号及时雨，
商业模范美名留。
只因他年輕时吃过大苦，
現如今早就白了头。

常言說，青山不老春常在，
又道是，万里长江不断流。
县联社今天清早来电话，
让老人欢度晚年去退休，
說接班人名叫江玉秀，
今日就到紅石沟。
老人家一直等到三更后，
也不見接班的人儿进山沟。
“哎！是这般磨磨蹭蹭不知紧
慢，
我怎能放心离店去退休！”
高大伯正要熄灯去睡觉，
忽听得有人砰砰敲門楼。
吱呀呀，大伯打开門两扇，
見一位姑娘气喘吁吁汗水流。
“姑娘啊，深更半夜有啥事？”
“大伯呀，赶快給我打黄油，
稻香沟的抽水机出了毛病，